

西語文學的臺灣「閱寫」—羅卡和楊牧

陳正芳

(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西語文學世界最經典之作當推賽萬題斯的《吉軻德先生》(Don Quijote)，不同世代都有作家引入創作，吉軻德的理想主義、瘋狂，讓他成為象徵，如同另一位小說主角—璜先生(Don Juan)，在臺灣作家的筆下也以多情、好色借用之。然而西語文學對世界的重要並不侷限古典，若以文學界的桂冠諾貝爾文學獎為指標，西班牙有六位作家上榜，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臺灣作家對這組名單興致不高，反而意在名單之外的，比方：出身西班牙南方的詩人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

羅卡的詩早期有戴望舒的翻譯，或許這是一線天光照亮詩人眼目，尤其是痙弦，他在〈我的詩路歷程—從西方到東方〉一文中，提及自己特別醉心於西班牙詩人羅卡，著迷其詩作的民謠形式。其後，楊牧於留美的青年時期翻譯羅卡的詩，後繼者尚有李魁賢和陳南好，他們主要翻譯的是《吉普賽故事詩》

(*Romancero de gitano*)，不過楊牧給書名起做《西班牙浪人吟》，是相當詩人風格的譯法。楊牧的翻譯可說是對羅卡最徹底的閱讀，相較於痙弦從羅卡詩作得到的啟發在於形式上，亦即「用中國的民謠來寫具有民謠風味的作品」，楊牧則是在意象上獲得提點，曾珍珍在〈譯者楊牧〉一文點出他翻譯「該詩集突出的『感官交融』(synaesthesia)修辭技巧，大量出現在他六〇年代中晚期的詩作中。」雖說楊牧從不諱言翻譯動機為「對獨裁政權的抗議」，爾後紀念羅卡逝世週年而寫的〈禁忌的遊戲〉和衍生的西班牙長短詩，也植基於此，但是深究羅卡的詩風，讓人不能否認尚有抒情的感應這一環。近來有學者以「複合式抒情」論述痙弦的詩，似乎魅惑痙弦的民謠風，也可連結到羅卡詩中的抒情性，而浸染抒情傳統的楊牧，則當更甚之。

下面擇取一段楊牧的譯文，即羅卡的詩作〈普梨西奧莎和風〉(第五到第八行)，藉此之例說明羅卡如何被「閱寫」，抒情如何成為連通的契機¹：

原詩	筆者直譯	楊牧翻譯
El silencio sin estrellas, huyendo del sonsonete, cae donde el mar bate y canta su noche llena de peces.	沒有星星的寂靜 正從單調之音逃逸， 掉落大海拍打和歌唱之處 它的夜晚充滿魚類。	漆黑啊！沒有星子的沈寂飄然落下， 歌唱的旋律悄悄飛馳 向澎湃的狂潮，狂潮吟誦 黑暗神奇的曲子的地方—— 吟誦一海洋漫漫黑夜的魚群。

¹ 以下部分文句改寫自拙作〈葉珊與羅卡的抒情共振——以《西班牙浪人吟》為本的跨文化研究〉，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6期。

〈普梨西奧莎和風〉是故事詩中一首，描述吉普賽女孩普梨西奧莎逃避風一樣男人的追逐，詩風本當強調敘事，但在上述詩段羅卡進入情景描繪，為情節的發展按下暫停鍵，展示漆黑的外部景觀，一則預示將面臨的闇黑，一則凸顯美感的純粹性，實為抒情筆法。再細究，原該是靜物畫的星空與夜海，羅卡使用了三個發聲詞：sonsonete（名詞，有節奏的敲擊聲或單調之音）、bate（動詞，拍打、敲擊或攪拌）和 canta（唱、鳴叫或吟詩），加上循八音節的規則和 ABCB 的押韻，形成有強烈聲音效果的意象，以此閱讀詩行彷彿這些聲音的熱鬧氛圍把安靜的星星趕跑了。楊牧的翻譯保留原詩的歌唱（吟誦）和澎湃（拍打），另寫下「狂潮，狂潮吟誦……吟誦」是慣用的反覆迴增，以及漢字獨有的疊字「漫漫」，都呼應了羅卡的音樂指向。原詩中，羅卡用字極簡，意象卻非常鮮明，這個段落採用對比意象：寂靜無星的天空對應澎湃唱歌又充滿魚群的大海，讓詩行語句饒富深意。實際上，「沒有星星的寂靜」是用視覺去呈現聽覺，在修辭上，即是「感官交融」的技巧。楊牧認為感官交融是「視覺敏銳而能過渡發現嗅覺的效果」，這是「通過藝術想像力最蓬勃有力的運作始導出的新思維」。既然「沒有星星的寂靜」是一種「感官交融」的修辭，那麼楊牧就導出具創造性的新思維：字面上沒有翻出的「單調之音」，以「漆黑」和「黑暗」來取代，此乃以顏色（視覺）過渡，發掘聽覺的效果。²

羅卡的詩承接傳統的格律之中，發揮豐沛的想像力組合意象，藉由過渡五感六覺的感官交融將敘事停格，排除了主觀情緒，讓讀者得以融入他的美學世界，而今藉由翻譯我們不僅看到楊牧「閱寫」羅卡的抒情對話，更是透過楊牧，我們閱讀的羅卡將不再只是羅卡，而是跨文化的多元際遇，於是我們彷彿踩上了巨人的肩膀可以看得更遠。

² 若要細究羅卡之於兩位詩人的影響，還有許多釐析的面向，比方學者張淑英曾提出：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孤獨〉、〈野櫻〉；痲弦的〈西班牙〉、〈如歌的行板〉等幾首詩具有羅卡風，或可供讀者參照並讀。另可參見拙作〈葉珊與羅卡的抒情共振——以《西班牙浪人吟》為本的跨文化研究〉之分析和書目。

台灣女作家對苔哈絲的閱讀與「越」讀—鍾文音、袁瓊瓊、張小虹

黃士賢

(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苔哈絲在七〇年代開始在台灣有學者譯介，但一直等到八〇年代，胡品清翻譯了《情人》，並且將作家定名為苔哈絲(在此之前作家在台的譯名非常不統一：杜赫³、杜拉、杜拉斯、菊海絲⁴)，國內對這位法國女作家才有一定程度的了解。1984年苔哈絲發表了《情人》，胡品清於1985年翻譯，除了胡品清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1992年《情人》翻拍成電影，並在2001年於台灣發行DVD版本。梁家輝與珍瑪琪飾演故事中的異國戀人，更讓苔哈絲聲名大噪，台灣讀者更加認識這位童年曾居住在印度支那的法國女作家，認識她獨特的愛情觀。苔哈絲的確具有相當大的魅力，有時這個魅力也經常引發爭議：她袒露自己的與中國情人的初戀，她揭開家庭暴力窒礙的氛圍，她對母親愛恨之間的衝突，甚至晚年還有年齡差距相當大的老少戀。

這位法國女作家如此豐富又獨特的魅力也在台灣作家間引起熱切的閱讀，以及追蹤的熱潮，有時在他們自己的創作中也出現不同程度的互文現象。不少台灣女性作家在苔哈絲身上找到創作靈感，彷彿受到召喚，展開精神上與地理空間上的探索，閱讀苔哈絲引領她們穿梭在幽微隱匿的自傳書寫中：胡品清的散文不乏獻給「你」的書信體散文，散文家的愛情觀建立在一種距離化的戀情，她對愛情的看法類似中世紀追求不可企及的戀人，或不存在的戀人，這樣的觀點在苔哈絲的不可能的愛情(amour impossible)中找到回聲，可以看出胡品清將苔哈絲小說中的愛情哲學與自己體悟的生命歷程融為一體。中生代台灣作家鍾文音展開了一場追蹤苔哈絲的旅程，以虛構的小說為米其林指南：「那樣卓越的文學西方前輩經典，是我永遠長途跋涉渴切聞悉的地圖記號。」走訪作家曾經住過的地方，走著走著，彷彿走進了苔哈絲的內在世界，苔哈絲彷彿成為作家在文學上仰望的情人，「歷歷在目且時刻交心的情人」。袁瓊瓊在苔哈絲的形象中特別扣留了她與小他三十九歲的情人這段黃昏之戀，對這位台灣女作家而言，苔哈絲自始至終終於自己，直視自己的人生，對同樣是作家的她多有啟發，讓她學習到「如何讓生命堅強，美麗，有力量」。延續一貫的女性閱讀，張小虹對苔哈絲的詮釋也幾乎都是建立在女性主義上的反思，側重苔哈絲作品中女性的發聲、女性的自我分裂，以及異國情調的操作下亞洲男性陰柔化的敘述策略。

然而，無論如何貼近苔哈絲的內心世界，閱讀也經常導致「越」讀，逾越苔哈絲可能原有的面貌，或厚此薄彼之下形成的論述變形。事實上，苔哈絲的創作

³ 蔡懋棠，〈法國新文學作家及其作品〉，《現代學苑》，第九卷，第八期，頁345-398。

⁴ 劉光能強調苔哈絲作品中海的重要性，曾將作家譯為「菊海絲」，參見〈何謂法國新小說〉一文。

相當具有政治性，中南半島的經驗讓他對於殖民主義有強烈的批判；她經歷慘痛的二戰，先生也遭到蓋世太保逮捕，經歷集中營的非人道迫害。莒哈絲的書寫中也經常以此為主題，或在小說中多處影射。雖然小說中的確恆常是女性、愛情、情殤等議題，而莒哈絲的作品依舊具有跨越這些表面問題的批判性，但這個層面的議題在台灣似乎都未獲得同等的關注，《情人》中也提到猶太問題；《如歌的中板》也是一種個人與共產主義經歷的影射；其他看似描寫愛情創傷的小說，其實都隱含著對性別暴力政治層面的探討，只不過愛情、情色層面的關注凌駕了這些殖民政治的議題，使莒哈絲的小說在台灣閱讀走向言情化、羅曼史化的路徑。然而，當我們細想台灣的歷史也曾遭遇不同形式的殖民，我們不得不沉思，或許莒哈絲的作品也能在後殖民的論述上與台灣產生更多的共鳴與回響。若能有近一步的研究或強調，或許可以為這面莒哈絲拼圖放上缺漏的一塊斷片。

我們共同的鄉愁 - 臺灣五年級生的閱讀赫曼赫塞

盧怡君

(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教授)

赫曼赫塞(1877-1962)是二十世紀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194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於五、六零年代出生、接觸過德國文學的這個世代，或者即便不懂文學史、但熱愛浪漫文學作品的讀者而言，赫曼赫塞絕對值得放入鍾愛的口袋作家名單。

赫塞於 1877 年生於德國波登湖畔的小鎮卡洛，父親是宗教歷史學家，母親是音樂家，這樣的家庭環境讓他在年少時代就得以接觸文學與藝術。然而，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卻充滿了孤獨與困惑，曾經被父親強迫就讀神學院、無法與同世代同年齡的人建立親近關係、而後因病休學，此外家庭和婚姻問題、精神疾病的困擾、以及對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憂心，如此種種人生艱難曲折的經歷，都成為他作品中探索人類內心深處孤獨、渴望和矛盾的靈感來源。

在華語世界，不論中國、台灣或香港，五零年代之後出生的、喜歡閱讀的我們，多少都經歷過那樣一段或長或短的「徬徨少年時」，不必然是青春的叛逆，然而因為青少年時期承受了學校的競爭壓力，精神肉體時時被課業壓抑著，更對於人世的未知感到迷惘困惑，內心深處、靈魂底層總是沉潛著一股掙脫枷鎖、渴望自由解放的暗流，直到赫塞的文學為我們打開那道封閉的閘門，讓原本壓抑的泉源奔放而出成為滔滔浪潮，而這澎湃的激流最終洗滌撫平了心中的銳角與砂礫，舒緩的流淌在潔淨的心靈原野上。赫塞的文學，讓許多那一代人的「年輕歲月免於頹廢，保持黎明般的清新」。

赫塞的作品豐富，包括小說、散文和詩歌，此處以他於 27 歲寫就的第一部小說《鄉愁》為例，讓我們一窺浪漫主義作品的風格特色。《鄉愁》是典型的心靈成長小說，事實上，作品裡面有很大部分反映了赫塞自己的故事，其他作品如《流浪者之歌》、《徬徨少年時》裡的主角，也都是赫塞的自我寫照，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在成長過程中的慾望、挫折、哀愁、愛戀以及突破困境的反思和覺醒，就如他在《鄉愁》裡說：「我一直有個願望…想教導人們傾聽大地的律動、共築生命的圓滿，…在生命微妙的運轉下，不要忘記自己並非神仙…我們只是大地的兒女，宇宙的一部分…這些渴望…將展翅於天地之間，朝向不朽飛奔而去，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可以毫無畏懼的依偎在永恆的懷裡」。「無垠的地平線也撼動著我，…我再次意識到…命中註定得流浪異鄉，如同在大海漂泊。一股莫名的激情喚醒心中久違的悲愁，我願投入上帝的懷抱，渴望以卑微的生命，與永恆結盟。」文化評論家南方朔點出，這就是赫塞典型的「現實 - 理想」、「衝突 - 超越」、「沉淪 - 提升」的自我對話。

赫塞作品，特別是心靈探索、尋求精神啟蒙、追尋自由與生命意義的篇章，影響啟發了當代許多華語作家，不少作家甚至在赫塞的作品中看見了年少時期的

自己。女作家鍾文音說：「讀赫塞，彷彿從書本裡走出一個不知何去何從、卻又懷抱夢想與帶著傷感的少女身影」；陳玉慧說：「赫塞安慰著我，讓我知道，人世如此不盡美好，而追尋自我的道路又如斯孤單…赫塞替我打了預防針，悲觀的我再怎麼沮喪，自始至終堅持走在自我之路，沒有退縮或妥協」。蔣勳說「因為赫塞，我喜愛上一種獨白式的文體，像日記也像書信；像孤獨時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至於我自己，赫塞不僅帶領我探索內心的渴望和生命的關懷，他對青春、友誼、愛情、親情以及大自然的刻劃描繪、其中所流露出的人道胸懷和宇宙胸襟，長久以來如溫煦的陽光環抱著我，又如在迷茫的人生洋海中，為我的小船揚起一面明亮麗的風帆，載著我一路乘風破浪。

儘管自二十世紀以來，浪漫主義已漸漸消逝，不再是文學的主流，然而特別是在這動盪劇變的時代，閱讀赫塞的作品，如同聽見空谷足音，一步一步清晰溫柔地引領疲憊的心靈，經過幽暗溪谷與巍峨山巔，歸回最初的原鄉。